纂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石村貞一纂評

卷四

PL
2619
S5
1878
v.4

LIBRARY
OCT 1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同人云不争臺諫所言是非只説此時言大臣之難與諸臺諫立朝本末則是非不待辨而自明歐公論事真有回天之力帝曰於氣度舒徐中見其爽直論事

纂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四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魏源默深批選
日本　石村貞一纂評

歐陽修永叔著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孤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

極中竅會、

又曰、論進諫難易刺骨、

慮苟有可採冀彼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
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
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
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
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
先伏後暢言之
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
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
提
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
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
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
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

沈曰、唐介諸臣、因言大臣而獲戾、故如此立論、而層賓主顯然、

同人云、一句爲眼所罷黜一段立案、

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用提挈）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擧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

山陽云諫君難易與察言難易冐論於前而此處入時事獨言諫君難易而所以察之在其中矣

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姦臣傾陷正人毎用此）知者皆挾私之説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寛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愼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呉中復

又云、推此察之一句、繳前察言之術一段、異様不俗、
晩村云、昨所罷黜云云、應聽言只在知其人之忠邪、

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

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朴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益所謂進退一節、〔與偶然嘗試者不同即此正其可用處〕始終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擧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内顧私恩與之諍議絳終得罪夫牵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狥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當時總以朋黨斥逐正人故公屢於奏疏中言之〕就使言雖不中而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

晩村云、就已然之實事開陳啓發、以聽人主之自悟、最得奏對之体、
陳子龍曰、當時公在樞府、而拳拳以諫官爲言、大臣爲國之心、可謂深矣、

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未謫官、幸蒙陛下寛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欲說言大臣之難、先說諫人主之易、益以明聖待君使君聽其言、而易入也、又將逆耳之言、與阿順之言、分別忠佞、而末以諸臣之顚跌不悔、始終一節、明其非妄論大臣、則唐介等之當召還、灼然明矣、婉切紆回、論事者宜奉以爲則、

山陽云、歐文比韓蘇、有近平凡者、然言於人主者、柔和巽與、百世師範也、

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說得欵曲入情。）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

同人云、求一展拓、議論文情、並絕千古、

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主、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

文章展拓法

客

山陽云人主讀至此誰不驚心動魄又云歐公曰作文無他術唯讀書多作之自工又曰作文在熟變化之態皆自熟處生又曰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又曰作文之体初

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亭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賓主雙收實則反客為主借建儲以曲暢其匡君之術也）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儲同人云語入肺腑左師所以動趙威后也借公

欲奔馳久當搏節使簡重嚴正時或放肆以自舒勿為一体則盡善矣此皆實驗語後人論文連篇累牘総不若此簡質有味也清人傅山者評歐公曰是江南之文也豈謂無修華河汾之氣邪然匡廬大江寧可易視

右歐文總評

主出降作引子與賤息舒祺之意同人臣進言與其折君以理不如動君以情蓋情至則理存乎其中也借公主出降引入見萬幾之暇無可與親旋引古帝王未嘗獨處以天倫之樂欣動之其言不覺易入也秦疏文應以歐公為第一

○仁宗崩年止五十歐公疏時上春秋正盛而言之無忌諱如此是為一德之朝

同人云、辯朋黨、則曰忠臣有不和之節、辯專權、則怪其遲緩自疑俱進一步、加一倍說、最醒談、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

（千古小人傾陷正士、無不指爲朋黨、目爲專權、先用提綱）

（以下力破其說）

帝曰、從四人事蹟顯然處、一一引証、更不自立議論、遂爾警切、

山陽云、杜富韓范四賢、宋史各自有傳、而不如此疏各以一句盡其爲人、

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淸愼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

又云、徂徠先生罵歐公、為宋襄之覇、以韓柳已逝三蘇未出、取譬頗切、然歐公之文、非韓、非柳、非蘇、自成一家、譬之秦穆楚莊可耳、

又云、歐公作文、貼壁竄改、有終篇不留一字者、晩年手改舊稿甚苦、夫人曰、尚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世笑、蓋歐公畏東坡、嘗謂

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名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名之、富弼

次辨非專權

權姦肺肝、一言抉摘

兒輩曰、廿年後必當無說我者、然歐公碑序記類、其不必着議論而使人誦玩不釋處、蘓公有不如處、溫公碑豈不雄浩、終不如范公碑動人、豈非欠撙節熟練之功故耶、故人不當特才、當特學也、

右歐文總評

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名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擧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

閣

頓挫淋漓

又云、臣方恠云云、却咎其不專權、此意絶妙、

同人云、正辨已盡、入帶一事、

遇事便行、臣方恠弼等嘗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

連前朋黨

一層倶用進一歩辨法

山陽云、人主至此、焉得不聳然改聽哉、凡上書之體、必須有一段悚動處、否則呶呶千言、総成故紙耳、

方岳貢曰、力破朋黨專權四字、舉其實事而明之、更為

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
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
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未以利害聳動之）
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
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
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
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
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
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
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
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

洞快、

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以異字破朋黨則云忠臣有不和之節以讓字破
專權則云遲緩自疑作事不果俱透過一層說來
末纔說四人之有關係與國事之當任此四人言
言動聽人君安得不霽顏受之

同人云、未說修河利害、先指破廷臣不肯極言利害之故、是畵龍手、

山陽云、公奏狀、每每先提後應、蓋此體易使人主曉然耳、

論修河第三狀

時河決商胡、趨恩冀、貫昌朝議塞決口、開橫隴、復故道、累歲未定、李仲昌又議開六塔道、更回遠、公初狀駁貫、二狀兼駁兩議、而仲昌持之、此狀專駁開六塔、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隴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

同人云、自古云云、是公論修河根底、

山陽云、前兩段皆以夫字重提一番、爲結、此一段、以今

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商胡決口注此）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合兩說爲一）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此層更慮得透）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猶功費）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爲故道

字換夫字、
又云、三段皆以一語収之、然後轉入自己身上、直下判斷、謂雖執政之意、亦必肯爲也、條理井井、

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同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

解○畏○大○臣

解○畏○小○人

解○無○奇○策

又云、以下正說利害、亦分三段井然。

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周旋大臣、益顯奇策之）必肯爲也。（必不可行）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此無奇策中之）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

策

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
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
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
埽功料浩大勞人廢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
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
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
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
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鎭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
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
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
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

又云、本欲除一患、此句妙方見波瀾、

又云、一轉重說益成波瀾、

又云、一轉以上三波有此纔可誦、

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被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於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見第二狀）及奉使往來河北（被災之人亦願且治恩冀則）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災患者亦

又云、以下處置、

又云、至此總結、意無餘蘊、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句、尤妙、

同人云、利害朗然、尤妙在前段揣度人情、毫髮不爽、歐公此狀其傷大臣

知（治六塔之諸愈可知矣）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前三段洞悉人情、後三段究析利害、總以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眞老成經國之論。○武侯不從魏延出子午谷之議、亦然。

與二小人之心一者多矣、

帝曰、此文切中宋仁宗時政事之失、漢之不復於三代、人毎為文景歎、宋之遠衰於神哲、人亦毎為仁英惜、蓋國無人焉、孰與為理、此雅詩所以頌美人君、必以賢才衆多為辭、蓋國家之福、天地之祥、誠莫大乎此也
介軒云、言去佛無方、
山陽云、自古論歐文者、以本論為稱

本論中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歳、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虚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接筆矯健）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

首、至與韓原道並稱、余謂此文平庸、非歐之至者、豈望原道之門庭乎、

東萊云、病之中人云云、就譬喻立綱目、

安積艮齋云、効字與方字相照、

介軒云、兼寫王政修、而佛無由入、

艮齋云、勢字與前方効二字、又相照、

東萊云、說自古以來、自有維持天下之道、精密如此、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反點本字）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王政不外教養、此暢言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悦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

介軒云、兩懼字見防民之周、誘民之篤、而佛無由入、
又云、一齊收拾、操縱有法、
良齋云一結甚有力、
東萊云、故民之生也云云數句、繳盡

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鄕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鄕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

申明王政

修明佛無由而入曲折酬暢

前意、

艮齊云、照應之法、前詳而後畧、便不至於极、

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絶、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鄕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

中明王政闕佛乘而入

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

晩村云、又況以下、轉到治病之法、過度泯然無痕、

山陽云、前已呶呶、至此、又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不足動讀者心目也、又云、封建論亦以勢字起、以勢字結、

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崇之曰
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
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
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歳之患徧於天下、豈
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
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
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
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
氏、故孔子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
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
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

明點本字、篇中主腦、

然與此篇有霄壤之異者彼險此夷彼奇此平彼橫此直彼逆此順讀者當于此等悟文法
艮齋云韓子惟知排佛而不知反求諸己故歐陽子發此論是翻案格
同人云明切委備學者得其大意不獨二三場冠世亦最利於前場
東萊云讀之易使人委靡然而筆力皆藏在裏面了

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退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昌黎原道篇但言佛之謬於聖道而所以勝之處篇末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只作補足語所謂含意未申也此透發禮義爲勝佛之本論尤切實文尤完密矣韓歐二篇故應合看

晚村云、孟子云、楊墨之害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即如公說所謂修本以勝之者也、只是未病時、調護之法、若邪氣已入腠理、不施攻療、而但培補之可乎、歐公此論也、只如群醫束之別換出一法來、然其文甚高古、渾然天成、不露圭角、後來南豐學之、便有迹、

山陽云、春秋論三篇、並雄辯確論、壓倒古今、非此無以為歐公、
同人云、起勢崢嶸、蘇論便無此格、蓋其朴質峭健、自韓出也、

春秋論上

憑空而起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

三論主意已揭於此

山陽云、箝千古迂儒之口、快絶、

沈曰、本篇正文至此而止、下以二難

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皐、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

後司馬氏多采新奇可喜之說、此三傳尤甚

二解作收、

山陽云、予不知也、一語甚妙、

又云、舉從前腐熟之論、重說一番、然後出自己說、

同人云、前半虛言其槩、後半實舉彼

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

說而辨之、然且不深辨者、以有中下二篇在也、

三子予不能奪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關下二篇）從經而舍傳、三篇一意、而此篇先發其端、篇末不暢論、留下二篇地也、子瞻正統論三篇作法亦然、

二田云、兩閒分論、格議俱矯其識解、了當直捷、可以開發心靈、世徒以所言無與制擧家經旨、皆擲棄不顧、信夏蟲不足與語氷也、

同人云、說經入可笑、如此點破、眞欲噴飯、

山陽云、不如是之輕易也、此非春秋意也、此決知其不然也、二次此可知其謬傳也、凡五次、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爲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愼況擧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讐而失刑

弑下脫公

結皆爲未了詞以留餘地妙
沈曰此駁去盾不討賊而非實弑一說
又曰此駁去不責趙穿一說
二田云以盾納穿以穿衡盾亦兩面推勘見傳與經近則不如從經以舍傳矣

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

儲云古人作論必有一段設身處地確乎不拔處然後其論不磨此文是也無意不到筆曲而達如潮水上時浦漵灣港皆滿

同人云、迂儒見識類然、不知其自隣于商君也。

山陽云、五次皆作搖曳之筆、欲斷不斷、至此忽爲問荅語、一語斷定、如斷鐵。

武曹云、孔子所書二句倒出、與下半篇作法迥別。

又曰、落到許止事、筆意超忽。

沈曰、此斷趙盾實弑君。

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之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太阿斷物已結）也。（趙盾此下論許止）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

之下脱所

又云、此斷許止實弑父、
二田云、加一難以盡據經駁義
山陽云、口角類戰國、是闘韓柳所未至、以導三蘇之先、是所以為歐公、

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
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
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
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
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
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
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
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
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
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
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

二田云此一難統論二傳爲傳聞異辭取証

沈曰三子異同甚多此偶擧其一

山陽云上中二篇結處皆用老辣之筆此篇語帶嘲笑

爲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説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呉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説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左氏謂君氏非尹氏也）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前半論趙盾實弑君後半論許世子非不嘗藥申解首篇趙盾許世子二事筆鋒所到斬盡葛藤誅

乃見變化、
同人云、此二獄關係甚大、公論出千古無冤人、
武曹云、此篇較二篇筆力更雄健、可喜、
鹿門云、又發次篇所未盡非也、次篇是辨會隱公之非攝、此篇乃辨趙盾許止之爲弒耳、二篇各有專辨之事、非次篇有所未盡而以此足之也、

亂賊于既死、此文有焉。○觀賈充成濟弒高貴鄉公、則操刃者雖二人、而弒君者實司馬昭也。然則夷皐之弒、趙穿爲賈充成濟、趙盾爲司馬昭、就令歸而討賊、亦不得恕其首惡之罪矣。作論須直刺其心、方爲痛快。

楚村云、歸重人君、一篇主意、

同人云、小人無朋一語、開鑿鴻濛、自公而前、未之聞也、格頗倣劉子政、而奇警過之、

晩村云、然臣謂云云、驚聳、通篇只從此意發揮、

介軒云、承寫小人無朋、

朋黨論　在諫院進

臣聞朋黨之説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

正論

二語前人未道

西仲云、同道、方是真朋、故謂之有、

山陽云、好典故、何處得来、

西仲云、無朋反亾、多朋反興之證、

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大意盡此、下引古証之）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應是桓靈）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晩年、漸起朋黨之論、及

山陽云、一順一逆、文勢乃不板、是化板爲活法、
介軒云、亂流歸宗、支派井然不亂、
又云、兩兩相形、炯鑒了了在目、
又云、就中翻描意議湊泊、
楚材云、總繳治乱興亡四字、帰到人君身上、直與篇首惟幸人君句相應、
介軒云、提出君子小人、以破朋黨之說、胸中如鏡、筆下

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擧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一反一覆、說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末歸到人君能

辨君子小人。見人君能辨。但問其君子小人。不問其黨不黨也。因諫院所進文。故格近於方嚴。○漢桓帝時。黨部二百餘人下獄。後又禁錮之。靈帝時殺李膺范滂等百餘人。至獻帝。獄已解矣。文中偶誤引。

如刀。
東萊云。議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須出意外。
晩村云。前後兩段結束。前段立論大旨。已極分曉。後段又以興亡治乱之迹。反覆推說。庶以覺悟世主。其言真龜鑑也。立体既方正。用筆却能參伍入妙。
西仲云。范文正之貶。公與尹洙余靖皆見逐。群邪目為黨人。及文正與公復用。乃進此論。以小人無朋。君子則有二句。為主。其分引總繳處。筆法似涉太方。然對君之言。貴於明切。不得不如此。且有関世道之文。原不待奇幻也。
聖歎云。最明暢之文。恰甚幽細。最條直之文。恰甚鬱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躍鼓舞。

情下脫哉

疊山云、文有氣力、有光燄、熟讀之、可發人才氣、善於立論、

二田云、突將君子小人、劃分兩路、逼出情字、

山陽云、蘇文往往冒頭、然後入題、此文非冒頭也、

介軒云、点合本題、語甚雄辨、

山陽云、情字是一篇命根、

又云、借或者口語、形出太宗心事、妙、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正論起）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語前住）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

又云、是老吏舞文巧詆處、繳繞纏縛、使人不能脫出、

二田云、一轉繳歸德化之說之不可通、

楚材云、上以賊下、非真施恩德也、下以賊上、非真知信義也、

二田云、偶則非常不常則非情、正挽合本情斷案、

介軒云、結束二語、

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筆下有風霜之氣逼人）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反掉更快）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正論）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

斷得截然、

同人云、結法端嚴、掉尾自峭、

山陽云、柳州有此簡嚴峭拔、而無此縱橫反覆、三蘇有此縱橫反覆、而無此簡嚴峭拔、

晩村云、從不近人情意說入、而以求此名一語爲破的、篇中窮人情、究事理、幾於隻字不可移易、

聖嘆云、此論有刀斧氣、横斫竪斫、畧無少恕、讀之增人氣力、

楚材云、太宗縱囚、因自來歸、俱爲反常之事、先以不近人情斷定、末以不可爲常法結之、自是千古正論、通篇雄辯深刻、一步緊一步、令無可躱閃處、此等筆力、如刀斫斧截、快利無雙、

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正論收）

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此太宗盛德事、而歐公以爲不近人情者、緣不可爲常、恐後世藉口以行其好名之舉也、子産乘輿濟人、孟子謂其惠而不知爲政、正是此意○縱囚事、後漢戴封已行之、不始於唐太宗也、戴封在獨行傳中、

帝曰、情義諄篤、文思安雅、大家中有數文字、
同人曰、爭臣論方、此書圓、變節節相生、如藕抽絲、皆文之至者、
山陽云、是歐公之爭臣論也、而無一處類韓者、不如此、何以爲歐公、
介軒云、借一賀字、跌成主意、起一篇之案、
九卿百執事、客中

○上范司諫書 明道二年以范仲淹為給事中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

客下獨宰相客中主、諫官是主也、

山陽云、一篇精采却在此、

介軒云、総束宰相諫官、乃見諫官之重、

晩村云九卿百司云云、以下轉出一責字、又從責字、生出譏字、步々逼緊

介軒云、一轉見諫官尤重于宰相、

山陽云、夫七品之官、著此句、以取昭

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辨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故曰等）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此處又轉進一層注重諫官）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總束上文開出賢且材意）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名於陳州

應文法甚緊、二田云、落范君、隨手作波、無一鬆筆、以振起有待二字、後也之也、一作耶是

西仲云、有待二字、是下半篇主腦、

二田云、引爭臣論、緊頂有待、借古作數層跌撲、

又云、連算年數、正是有待眼目、

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故作搖曳之○龍前緊者）而不能料於後也。（必以紆餘行之○有○待○二○字○開○下○一段分上下）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半篇○）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

介軒云、雄辨不惟說倒陽城、且有助退之、

東萊云、此一段說破骨髓盡在于此、今天子云云、以下餘意、

介軒云、看他三四個曲折、意甚慷慨、二田云、剛折到本身、又颺筆跌撲還

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不便言時事）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之關失即借往事以形之故今天子以下只輕輕）事耶。（拍合）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雄辨）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以上力破有）遷。（待之謬）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

跌到有待作繳、又云、正筆束全篇簡盡、疊山曰、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鍔、韜光沈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彩、獨上范司諫書、朋黨論、春秋論、縱囚論、氣力健、光燄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鑾江云、此歐陽集中之翹翹、不唯議論之正、

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前已說）
曰、我有待、（透此只游泳以收之）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
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總收全文）
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非范公竟不能諫、遇賢者自責之備也、文之往復曲折、步步相生、節節相引、老泉所謂紆徐委備、無急言竭論者耶、

山陽云、當面捽白唾罵之文、古今来第一快絕書牘也、
晚村云、其後將切責之、乃先設三疑、遠引徐入、文家之訣、
山陽云、篇首至然後決知足下非君

○與高司諫書　名若訥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

手也、一段數十頓折、不可謂平衍、

同人云、小人情狀如此、

沈曰、以上不甚緊要、文境亦平衍、

同人云、此處立定罪案、以下層層攻

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眞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

忤呂夷簡

擊摋不出此、

晩村云、夫人之性云云一段、爲之諒情寛貸、正是縱之之法、然縱處正復不堪、

又云、且希文以下、兩開而聽其自辨、亦縱之之法、攻擊甚猛、

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

以縱爲擒、以寛爲緊、

不賢而亦不免責、則無走路、

已上破其飾非、借漢事爲証、

晩村云、連用幾箇邪字、妙在爲疑辭以問之、

山陽云、引古事影前文、論前世事、歷

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

歷可聽、況今之人一句絕妙

可欺耶、況今之人未可欺也。（句句折是歐公擅長）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快絕所謂顏之厚也）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

沈曰若訥果以此書上聞歐公遂落館職責授夷陵令尹洙亦貶官

晚村云凡作攻擊文字須明于緩急擒縱之法方能曲盡其意至其刺擊處尤以尖冷為妙

帝云是歲修甫三十歲年少激昂慷慨其事之中節與

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憤激至此）（語云怒不作書洵然）

此石守道四賢一不肖之詩所由作也稜角峭厲略無委曲憤激於中有不能遏抑者耶而歐公亦貶斥矣○公是年只三十歲氣盛故言言憤激不暇含蓄

否、雖未知孔顏處此當何如、然而凜凜正氣、可薄日月也、時修撰任、纔五年、爲京職纔一年餘、未熟中朝大官老於事之情態語言、大抵如此、千古一轍、於是少所見多所怪、而有是書、至今傳爲若訥不復知人間羞恥事也、人固有幸不幸歟、

山陽云集序於八家中故當推老歐為第一其感慨俯仰徘徊往復出於神来無筆墨痕迹尤妙在不著議論大蘇作諸集序皆必議論視歐作何啻天人之別

同人云方其擯斥云云帶不遇以襯托文章

晩村云予嘗以下分三段皆致痛惜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巻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

子美之意而此段以其文章關世運盛衰為國家惜

同人云縱論文章之難

沈曰時子美兼進奏院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為飲燕貴子美承例請諸名流李定欲與會而子美却之王拱

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極言振興文運之難愈見子美之可惜）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嗚咽）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此當作長句一氣讀）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

辰、李定輩彈奏時
館閣之士、罷逐一
空、子美除名為民、
杜祁公亦罷相、

晩村云、公自言與
子美同學為古文、
而子美又當其難、
為友朋學者惜、
又云、子美官云云、
又以子美一生升
沈事、歸之于命、為
子美一身惜、

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為范文正公杜祁公諸大臣）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

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公哭蘇梅二公詩。比於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鳴。傾倒至矣。序中極言有文無命。徘徊惋惜。令後人讀之。猶覺悲風四起。

同人云。子美能文章。而為小人所排擯。篇中將能文與不遇。兩意夾說。流涕唏歔。此古人情至之作。

晚村云。歐公為子美集序。其情深至。

茅鹿門云。讀此文往往欲流涕。不妄也。悲痛之深。語意反覆叢雜。今晝作三段看。要之公作文時。固非先設此三段局也。文成而視之如此耳。但為學者誦讀。不得不立箇楷範。

西仲云、窮字是一篇眼目、故借世俗語翻入發議、

同人云、只窮工二字、往復議論悲慨、古今絶調、

山陽云、物聚於所好、一語與窮者而後工類、皆不朽之言、後人皆拾此殘胥賸馥耳、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巓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擧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

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補出文）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且）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掄）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

（縱果其進于朝工於鋪陳功德恐無傳世行遠之作矣韓子志柳州墓已見此意）

沈曰、玩今年五十句、知序為生時作也、結處其後十五年、聖俞卒於京師云云、知他時補書於序後也、細玩自明、

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本文止此。以下十五年後書於詩序後者、不知何人并而為一、誤。）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詩格已見於書後篇中。）故不復云、

窮而後工、與作爲雅頌以歌詠功德云云、後人襲之、已成熟徑矣、及讀歐公文、彌見其新、以往復容與一片神行、襲者徒得其貌也、

山陽云、江蓋不及梅蘇者、故泛言一時交遊、以及梅蘇、然後點出江、而江倚此以重矣、

同人云、上略頗佳、又於中抽出數聲、指着題目、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

此就作墓志上寄慨

上概說交游、此說到同罹憂患文章可傳、此

行文淺深法

鄰幾亦坐子美事落職

又云、仕宦連蹇、暗藏鄰幾、

山陽云、三篇末語、皆如結不了、蓋末尾署年号月日姓名讀之、自然有節奏鏗然處、録者刪去、

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此就有文集者寄慨）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可惜

同人云一意累折而下紆餘慘愴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此是廬陵獨步

爲亡友志墓爲亡友序遺文本人生極傷感事故言言悲切○前半只大概説暗藏鄰幾在內此又一法

同人云奇字爲骨又用盛衰二字生情文亦跌宕有奇氣

山陽云古今第一等集序韓蘇諸公集中皆無之

鹿門云多慷慨嗚咽之旨覽之如聞擊筑者蓋秘演與曼卿遊而歐陽公於曼卿識秘演雖愛秘演又狎之以此篇中命意最曠達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

西仲云、秘演乃習佛者、雖有陰求奇士熱腸、必無往佛門定交之理、故借曼卿作箇引線、此文字中分寸也、
沈曰、兩行中、寫盡盛衰、俯仰頓挫、并插入自己、字句中有激楚聲、
晩村云、忽接嗟夫二人句、奇妙、三人平日交情不言可知、
又云、身雖老而心甚壯、否則一蝎颯

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奇字着眼）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飮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言其盛）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語有分寸）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言其衰）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語帶淒婉）曼卿詩辭清絶、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絶、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巓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

庸僧矣、在文章亦須後勁、

山陽云、文字帶雲烟氣者、古今有數、如此等是也、

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語收結通體）

從已引出曼卿、從曼卿引出秘演、爲浮屠人作序。

自應留已身分也、盛衰死生之感、不勝嗚咽。

武曹云、不交妄人、故所交皆賢士、彼妄人誠不足道矣、獨怪所交既皆賢士、而竟不能如古人著功業、乃較前更進一層説、波瀾方濶、

又云、若只言惟儼雖遺世自守、然留心世務、其材可就功業、便與交賢士説成兩截、局便不緊、妙在即從所交賢士發出功業意來、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所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

（者轉在浮屠）

（端惟儼意中如此）

同人云、起訖以曼卿陪說、秘演序千轉萬折、而後入題、此則單刀直入、

晚村云、曼卿嘗曰云云、重復分疏前意、文更深厚鬱勃、

同人云、惟儼固奇、歐陽之文、亦寫得奇氣勃勃、

山陽云、醉則兩句、牽上搭下、

又云、然一字一篇轉捩、亦一篇命脈、

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有推倒豪傑之概）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隱以己繩衆人）尚安能酬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復之句連）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途、乃以古事之已然、而（接上奇倔見胸有經緯非大概）責今人之必然邪、（使氣罵坐人）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之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

同人云、結法愀然饒有餘韻、又云、直用傳体作序、又奇崛變化不測、

晩村云、通篇無一語及文、收煞忽從天而下、奇絕横絕、又云、歐公作兩釋集序、皆有奇氣、而此篇忽起忽落、如隼鶻之疾擊、

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同是借曼卿作引、而序秘演文、以死生聚散着筆、序惟儼文、以其有用世之志着筆、機局變化、略不相似。○序中略帶傳體、又是一格。

晩村云、此篇以聚散兩字為眼、鹿門文鈔、但標出聚字、便不周匝、

同人云、起手意鍊、語鍊、即定一篇之局、

西仲云聚字好字是一篇主腦、

山陽云於無用處著精采、是文章家手段、

○集古録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音衮）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金在石中也）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申明聚於所好）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

又云、至此知前面無用語皆有用、

西仲云、叙所以得集古之故、

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隷詩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與前関照）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申明不好）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及無力二層）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力豈易足故用斡旋）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

晩村云、通篇言聚、乃以散意作結、
山陽云、末尾常山蛇勢、
同人云、章法最簡嚴、東坡為王晋卿記、與公所見似殊、然讀公結語、又爽然快意、可以警世之贖々者、

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太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游藝中人自）後學庶益於多聞（有學問不然一收藏家耳）。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達人曠觀）。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前說天下無難聚之物。後說天下無不散之物。好古之識與達人之見並行不悖。○蘭亭殉葬殊爲至情。及讀結意、又爽然自失矣。

同人云、本古人三不朽、傷立言之不足恃、無限唏噓感慨、或謂公貶損立言、正是痴人前説不得夢話、

帝曰、自待甚重、故立論高人一層、

晩村云、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此東萊所云階級、迂齋所云轉折過換者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

同人云、縱論古之立言者、以見其不可恃、

晩村云、草木榮華、鳥獸好音、與起處相應、絶無痕迹、

山陽云、一篇大議論、而讀之如刋底

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

（側出言爲最）（以下痛掃言之不足恃）（一句勤醒）（古今同病令人通身汗下）

不着議論者是穎家所不及東萊云此篇文字象一箇階級自下說上一級進一級晚村云法度變化融渾故通篇曲折最多而讀之端如珠貫亦六一翁平生最得意之文豈將引醇醪而止酒者耶

武曹云前半說古人所以不朽者不待施于言後半說後世之施于言者不能如古人之不朽

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余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其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先以三不朽並提後說言事爲輕修身獨重後更說言爲尤輕直向文章家下一針砭文情感喟歔欷最足動人

帝曰、此篇與豐樂亭記同義、俯仰百年間、想創業之艱難、識治平之有由、撫安樂之適時、懼危亡之不戒、期全孝於抒忠、畏失義而離道、種種具流露於意言之表、
山陽云、古今稱昌黎送序、如此等、亦昌黎所無、
同人云、起法奇、
沈曰、送文初歸蜀、以其祖有功於蜀立論、江南又是帶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荊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

説、

山陽云、夷陵者云云、酷肖史遷、明人喜慕倣此等處、而痕迹宛然可厭、

沈曰、太祖伐蜀、王全斌由鳳州入、曹彬由忠州入、

同人云、叙秀才家世、却突然説天下分合事、起法最奇、

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歳之仲春、自荊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緑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此敍）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是前後文過峽）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絶、乃可愛也、（忽然廻合）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今屬陝西漢中府）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忠州今屬四川重慶府）萬（萬州今屬四川夔州府）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從宋祖平蜀説入、似閒閒叙事、後忽借作收拾、於寧親意在隱躍間、布置高絶、

末仍挽合、又是就秀才家世上生情也、敘人家世、是極平常意、看他直憑變化不測、

同人云、從自己說起、

帝云、古之善言琴者、惟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然未免三分琵琶、七分箏之誚、若此文與枚乘七發中、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一篇、便真有琴聲出於紙上、

送楊寘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幽憂之疾本莊子）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奪胎韓文）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已上琴聲）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已上琴德）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

同人云、公深於琴、故能言之若此、予不知音、每讀之、彷彿琴聲鏗鏗盈我兩耳、

武曹云、復雖層層疊疊意思不窮、然只是一筆寫成文字、茅以為肩視昌黎而直上之、吾不謂然、

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琴之理亡矣、今之琹聲、古之俗樂也、誦此文及伯牙水仙操、令人置身上古、

帝曰、帰美國家太平、以為豐樂之由立言有體而俯仰處更多閒情逸韻、
同人云、以五代之滁與今日之滁相形憑吊最有深情、而其旨帰於宣上恩德、又何正也、公諸記此為第一、
西仲云、滁人往遊一句、以為下文發揮之地、却渾成無迹妙甚、
廷齊云、破李景兵云云、所以説到此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伏同樂）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忽用重筆作提）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南唐）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儲云承上句推原）蓋天下之平久矣（天下之所自平歸美本朝有識有體）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傑並起而争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者盖要與後面民生安樂張本。

山陽云、公之為人宏壯而敦厚、故其文章類之。其宏壯可及、其敦厚不可及。是東坡所以有遜色。

西仲云、樂其歲物云云、結上與滁人往遊句、点出題中豊樂二字。

迂齋云、不帰功于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

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記一亭而由唐及宋上下數百年之治亂羣雄眞主之廢興一一在目。何等識力。中間休養生息一段見仁宗之滋培元氣養以雨風子孫不用更張隱然言外。

己而歸功于上。最為得体。叙干戈用武以至平定休息施于滁。則又著題詩也。讀之使人興懐古之想。

晩村云。若無中間感慨一段。但鋪張豊樂之意。歌功頌德。成俗文矣。醉翁亦不過避熟就生耳。

武曹云。朱子語類論六一文曰。問先生所喜者。云豊樂亭記。又曰。陳同父好讀六一文。嘗編百十篇作一集。今刊行豊樂亭記是六一文之最佳者。却編在拾遺。

山陽云。此記典重莊雅。中帶出踴躍震動之氣。從来憑吊感慨自成好文。自史選閒之後人競倣然為蒼莽悲凉耳。至此記。獨憶起国初創業。覺祥雲瑞靄浮動筆底。天地間一種出色文字。因歎當今太平。什倍慶暦。而吾輩不作得此文。万一嘗修外史。至末尾一賛。稍摸此意。然落議論窠臼。所謂鼈學月者耳。

荊川云、如累九重之臺、一層高一層、真是奇絶、

武曹云、起處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句、隨手生出金陵作賓、與御書閣記醴陵老佛之營句、隨手生出佛氏作賓、一樣手法、乃史漢秘鑰、學者當深思而自得之、若其筆力、有裁剪處、則不可不知而以之為戒也、

沈曰、首章有地有

○有美堂記 在吳山之巔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 名摯 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

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句、

同人云、形容兩地盛衰、各極情景、如在目前、篇中勝觀在此、

沈曰、予嘗登吳山、西眺湖波澄泓、金碧繡繪、東望江流

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金陵是陪）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隨用脫卸）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獨字對兼字）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

銀潮如馬、浩淼無極、而下則紅塵四合、萬家煙火收之襟帶間、如置身圖畫、讀此文、令人追憶昔遊也、

同人云數層脫卸、一氣滚下又極紆餘嬝娜、

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此又作一折 獨所謂有美堂者、獨字又醒一筆 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二意俱收 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入他人手累累不休矣 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愼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不侈賜書之榮、不贊梅公之品、獨從都會之繁華湖山之明麗着意、見他處不能兼者、而此獨兼之、逐層脫卸、累如置丸、筆下亦復煙雲繚繞、

武曹云、前賢云、此篇與東園記同體、皆引故事、略用自語點化、愚謂其引故事、實有不同者、東園亭入題後、與前不相貫串、而此則前後緊緊對針、又云、叔子登峴山而悲傷、元凱銘功于石、置之山上、二公于山皆有遺迹、而山上之亭、則專為叔子、篇中或並舉、或側注、具見匠心、

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呉以兵争、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呉而成晉業、其功烈已盖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予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

山陽云、起處自眺望叙起、大是有色。
同人云、起句似峴山圖。
又云、側重叔子、以亭為叔子作也。
西仲云、自負功德重大、思傳為後法。
山陽云、將自待者一轉、是歐公慣用家法、八家中獨擅風骨者、而一篇神理在此、上総杜羊、下起史中煇、皆以此意貫之、而讀者不覺其緊要、尋繹

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與疾沒世而名不稱同意）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

乃知是歐文妙處、
同人云、結處又兩層、以撤為補、
又云、神情綿邈、尚友古人、

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跌宕多姿○史光祿是主意然只用澹澹着筆迴繞叔子別於俗下人文字

山陽云、與昌黎張巡傳叙一派、而面目皆換、彼叙議截然、兩斷、此叙議渾融、如斷如續、則又得子長骨法、

同人云、更十有三君句就忠字咏嘆、

○王彦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彦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彦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

智○勇○忠篇中眼目此處提

明以下叅○錯照應

見○公○身○係○梁○之○存○亡

措語哽咽

又云、出於天性句、照不知書一菓、

沈曰、見家傳所載、足以補闕正訛、與史並行、不相妨也、此公作史詳愼意、

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生出下半篇文字）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已上五條、所云多于舊史者）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十以往者、亦

同人云、惜古人發胸中、作家往往如此、

沈曰、揷入自己、用奇取勝在內、文家用拓用縱法、忽斷忽續、筆如游龍、

晩村云、毎讀其傳云云、落得自然、五

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另抽德勝之戰言之）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文章頓斷）今國家罷兵四十年、（法）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續法）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毎讀其傳、（勒歸本傳束住即以）未嘗不想見其人、

段相承處逐段變化故無痕跡
山陽云隱隱可見是一篇精采處

同人云此文大約分三段首一段太師王公至出於天性而然是摠其生平二段余於五代史至想見其爲人

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象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眞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葢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唐荊川云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略二段是言

是以家乘補國史而極歎其善制勝三段纔拍着畫像記也前提智勇字忠字真乃一篇骨子篇中非表其智勇即表其忠而末尤歸重忠字上

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通篇以忠節善戰分兩項然不見痕迹

此與昌黎書張中丞傳後同是表章軼事而各極神妙○作記之意因德勝之戰與己用奇取勝之見相合借此發揮精采倍加是爲神來之候

晩村云、歐公文凡叙述故舊交遊之情、纏綿悽惻、最可玩誦、是篇分明提出三件、前面但將兩件極力攄寫、却剩一件在後、以爲感慨收結、法便活動、

山陽云、此等之篇、歐公獨造、雖昌黎有不及處、觀孟東野墓誌可見、

同人云、叙生平之舊、將謝張二人伴講、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提挈全篇）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人作陪）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

沈曰、一段將希深堯夫並叙、而子野夾叙其間、是主客雙行法、

衡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崖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叙家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

同人云、寫相知情狀、淡語傳神、

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撮叙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人語極簡括）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

又云、暗脱胎馬少監誌、而氣調一變、

邢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於此、其歸其藏。

銘辭平和遜昌黎遠甚

叙交遊聚散死生、有山陽聞邃之感、而子野可銘處自見。

帝曰、叙述先德、情文深婉、令馨千載如生、可謂仁孝之言、

同人云、所誌不過三事、而父母之仁賢聖善、炳鑠千古矣、彼所見者大也、

西仲云、点守節居貧、為下文能自守三字發端、

山陽云、已童稺喪父、故碑文総自母口中寫出、

〇瀧岡阡表 瀧音雙、水之奔湍處、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一篇以有待作主）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作法）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以下申明能養有後）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能養有後雙提）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

同人云、數折寫出仁人之心、仁人之言、

則必滂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滂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血涙語）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筆筆折）（治獄）死而世常求其死也（者敬而聽之）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接法神來）（語治獄下忽接）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乳者抱子及術者等言字字悲愴）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

山陽云、平生大節盡于此、何必在多言、

西仲云、不能苟合於世句、爲下文辛

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乎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敎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

補得有體

仁孝雙救

結一

語爲不辱其親作案

只誌一事

全大節句、作案、即借太夫人口中、說出、是善于占地步者、

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

又云、祖考不稱諱、祖妣不書氏、以既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故也、

山陽云、文体極變、文情極正、

荆川云、列銜亦是

光祿太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儲云、明繳有待意而歸功）惟我祖考（祖考字字得體）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繳有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束結重學有力）（何等結束）熙寧三年、歳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

有關係文字、

晩村云、瀧岡阡表、本為三朝錫命、紀述恩榮、而推本其所自、與他墓表不同、處處要閑著自身、至其稱美先德、只舉一二事、以槩其餘、更不多及、立言之体、固各有所當也、否則或近乎畧矣、荊川文編評之曰、變正謂其與

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户實封一千二百户修表。

不特不鋪陳己之顯揚、并不實陳崇公行事、只從太夫人語中傳述一二、而崇公之爲孝子仁人足以庇賴其子孫者、千載如見。此至文也。若出近代鉅公、必揚其先人爲周孔矣。○按表崇公之年長於太夫人二十九年、古人配偶不論年齒如此。○相傳龍王欲讀公此文、遣龍攫之而去。旋爲公立於墓所、故碑旁有爪角痕、不磨滅也。此誕妄之語、斷不可信。

纂評八家文讀本 卷四

他墓表不同耳

同人曰千百年墓表中有數文字豈惟居士集之冠予師觀我先生令永豐貽予瀧岡阡表石刻本旁有龍爪迹二焉指數歷然土人云公始磨刻此碑於家舟載以行無何大風雨舟覆稍定使人泊水求碑不可得越一日碑已在瀧岡阡矣完善無毫髮損增二爪迹而已父老相傳龍王欲讀公文遣其屬攫致之其說頗誕然文章能事至於如此以動神明而感怪物亦理之或然者歟

山陽云、錦囊三矢是口碑俗說、公不得出之本記、而不出可惜、故不得已、而見於伶人傳序中、遂膾炙千古人口、

同人云、一起已盡通篇、

西仲云、重人事、是通篇主意、

伶官傳叙論

五代史

伶官之嬖幸者、周匝、善俳者敬新磨、其敗政亂國者、郭從謙、景進、史彥瓊、莊宗寵幸之、後為郭門高所弒、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

西仲云、可謂壯哉、應篇首盛字、生下憂勞興國句、何其衰也、應篇首衰字、生下逸豫亡身句、迂齋云、只首盛衰兩節、斷盡莊宗始終、又須推原昔何為而盛、今何為而衰、其盛也、以其有志、其衰也、以其溺心、憂深思遠、詞嚴氣勁、千万世之龜鑑、隱然言意之表。

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此言盛）（頓挫雄健）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李嗣源兵犯京師莊宗東走汴）（此言衰）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歸重人事）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實指）（人事）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反覆唱歎遍起末二句）（句）夫禍患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轉轉推）（淵開妙）

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纂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四　終